
符号美学



符号美学纲要

赵毅衡

DOI: 10.13760/b.cnki.sam.202301001

“符号美学”的几个基本出发点：

- 符号学是研究形式意义的学说，符号美学是对所有“美学文本”进行形式意义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论。
- 美学原意指对感性、美感、艺术的研究，因此美学的范围比艺术学大：艺术是美学研究的核心区，虽然不是唯一领域。
- 历史上，美学研究的重点区不断在变化。当代美学渗入社会的几乎全部产业与社会文化活动中，这是当代“符号美学”责无旁贷的责任。

“符号美学”（semiotic aesthetics）一词在学术史上已经有几乎一个世纪的历史了，似乎源远流长，读者耳熟能详。实际上无论是在美学中，还是在符号学中，“符号美学”这个学科都令人疑惑：它没有建立一个学科应有的理论谱系，没有一个相对确定的论题范围，也没有一套可操作的方法论，只是一个“习用语”。中国关于“符号美学”的论著数量不多，而且绝大多数是围绕着苏珊·朗格的小册子《情感与形式》以及卡西尔的观点展开讨论，也有论者把卢卡奇等人的学说称为“符号美学”，20世纪90年代讨论比较热烈，近年已比较式微。

在西语中，“符号学”与“美学”两半，都引发太多歧义，卡西尔与朗格的“符号学”，用的词是“symbolic”（而不是“semiotic”），朗格称艺术为“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”（forms symbolic of human feeling）。西语中的这个术

□ 符号与传媒 (26)

语隔阂，对符号学科的知识谱系影响极大，对其历史与全景扭曲甚为严重。（赵毅衡，2013）例如奥格登与瑞恰慈初版于1923年的《意义之意义》详细检查了“美”与“意义”两个概念的种种歧义，评论了皮尔斯、索绪尔、胡塞尔等人的意义观，明确提出建立“符号科学”。（Ogden & Richards, 1989, p. 50）但他们用的词是“science of symbolism”，由此符号学史上就不提这本前驱之作，这是很可惜的疏漏。因此，西语中对“符号美学”的追溯与朗格几乎无关^①，这与中国的“符号美学”几乎完全围绕朗格理论展开大相径庭，几乎互不沾边，这只能说明这个学科尚未确立。

关于“美学”的歧义，就更为纠缠。18世纪德国学者鲍姆加登提出Aesthetics学科，同时指三个研究对象，即“感性的研究”“美的研究”“艺术的研究”；中译为“美学”，实为搬用19世纪末的日语翻译，当时并无大碍。（陆正兰，赵毅衡，2018）18至19世纪上半期古典美学阶段，学界看此学科名称合理：“感性”“美”“艺术”三个概念几乎合一，这个希腊化名称也使这学科显得厚实丰富又有点神秘。奠定古典美学的代表作是康德初版于1790年的《判断力批判》，其中“美”几乎是“艺术”的同义词，在康德的论辩中，二者携手完成感性与理性的结合。

然而，近一个世纪以来，“美学”这个名称的覆盖面已经有很大的变动，例如近五十年影响最大的分析美学（analytical aesthetics）学派，只谈艺术，明确反对讨论“美”。此时学科名称依旧，意义却已经大变。世界上大部分语言（包括日文）转向音译，借此回到原先的多义，共同倾向是集中讨论艺术，近年来又越来越倾向“感性研究”。

而“美学”继续在中国繁荣，继20世纪50年代“美学大讨论”和80年代“美学热”之后，21世纪以来围绕“泛艺术化”与“感性论”的大讨论，被称为中国美学的“第三次高潮”（高建平，2019）。但与先前的美学讨论偏向于理论不同，目前的这场美学讨论，实际上是被当今剧烈发展的艺术产业，尤其是所谓“泛艺术化”的文化现象倒逼出来的。美学的范围，比艺术研究扩大了许多。

在西文中，对此学科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艺术，因此与“艺术符号学”同义。Aesthetics的提出者鲍姆加登，就认为此学科应当关系到“美的符号之认知与安排”（de signis pulchre cogitatorum et dispositorum）。布拉格学派首先将

^① 例如著名的符号学辞书 *Handbook of Semiotics* (1990)，再例如最大规模的符号学辞书 *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emiotics* (2010)。

形式研究应用于艺术，穆卡洛夫斯基（Jan Mukarovsky）的《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》（1932）与《作为艺术符号的事实》（1938）为前驱之作。此后莫里斯（Charles Morris）对扩大皮尔斯符号学影响起了重大推动作用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家罗西-兰迪（Ferruccio Rossi-Landi）继承莫里斯的符号美学路线；德国美学家本斯（Max Bense）试图在皮尔斯理论上建立一种“信息美学”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继承布拉格学派的工作。前期雅克布森、托多罗夫等人讨论的实际上是“符号诗学”，但巴尔特的《时尚体系》（1968）、《明室》（1980）等深入进社会文化中的艺术。

洛特曼（Yuri Lotman）、伊凡诺夫（V. V. Ivanov）等一批苏俄符号学家，注重的是符号学文化研究，但讨论艺术之作不少：洛特曼的“符号域”理论，认为艺术是挽救文化增熵与热寂的重要因素；迈耶·夏皮罗（Meyer Schapiro）把传统图像学发展成艺术符号分析；纳尔逊·古德曼（Nelson Goodman）的《艺术语言：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》（1976）对艺术文本诸元素的分析细致，命意颇深；一些理论家从符号学角度建构“新艺术史”，如巴尔（Mieke Bal）、布列松（Norman Bryson）等人。但这个符号学潮流一般称为“艺术符号学”，只是偶然被称作“符号美学”。

这号称“符号美学”的研究，在中国被认为发源于朗格美学思想，在另一些国家被认为就是符号学艺术研究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“符号美学”作为此次研究路线的总名称？因为“aesthetics”这个词不仅讨论艺术，而且讨论艺术产业与产业艺术这些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现象，更讨论当代文化的“感性化”趋势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虽然“美学”这个意译法有点偏，但只要学界心照不宣，比较宽阔地理解此术语，沿用此词还是合理的。

高建平（2021）认为，“美学”在中国已经发展了150年，加上中国古代哲学有自己的美学传统，“美学”是个应当独立发展的学科。他提出“美学”有五个范畴。前三个，即美、崇高和笑，主要是美与审美的范畴；后两个，历史感和新异感，主要是艺术的范畴。因此，他认为美学不应该如某些学者建议的那样，被“艺术研究”完全取代。

笔者也认为，“符号美学”在本课题范围中是个合适的称呼。符号学是关于意义形式的研究，而今日文化与经济生活中，艺术产业之重要，其领域早已越出纯艺术研究的范围。当代艺术即艺术产业，出现了重要的回向感性的趋势。对于这些趋势引发的“具身认知”“参与互演”“创建气氛环境”“创造公共空间”等重大课题，当今“符号美学”不得不研究艺术产业的各个圈层，各种形式的社会文化活动。

□ 符号与传媒 (26)

哪怕前人没有把“符号美学”建成一个学科，没有画出这个学科应当涉及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范围，也没有得出一个方法论系列，我们依然义不容辞要把这件事做好：因为中国美学传统的发挥需要它，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甚至经济生活的发展需要它，学术本身的发展也使这个工作成为可能的必要。

引用文献：

- 高建平 (2019). 美学是艺术学的动力源：70 年来三次“美学热”回顾. 艺术评论, 10, 7 - 15.
- 高建平 (2021). 美与艺术的范畴.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(社会科学版), 4, 77 - 86.
- 陆正兰, 赵毅衡 (2018). “美学”与“艺术哲学”的纠缠带给中国学术的难题. 中国比较文学, 3, 41 - 56.
- 赵毅衡 (2013). 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. 国际新闻界, 35 (6), 6 - 14.
- Langer, S. K. (1953). *Feeling and Form, A Theory of Art Developed from Philosophy in a New Key*. New York: Macmillan.
- Ogden, C. K. & Richards, I. A. (1989). *The Meaning of Meaning*. New York: Harcourt, Grace Janovich.
- Nöth, W. (Ed.). (1990) *Handbook of Semiotics*. Bloomington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.
- Sebeok, T. A. & Danesi, M. (Eds.) (2010). *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emiotics*. Berlin & New York: Mouton de Gruyter.

作者简介：

赵毅衡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与叙述学教授。

Author:

Zhao Yiheng, professor of Semiotics & Narratology of Sichuan University.

Email: zhaoyiheng2011@163.com